肉蒲團/第十六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五回

肉蒲團/第十六回
作者：李漁　清

第十七回

詩云：
芳心忍負春晴日，小閣添絲繡碧羅。
繡到鴛鴦針忽折，畫中好事也多磨。

香雲與瑞珠、瑞玉，把未央生藏在家中，依了定例，一人睡一夜。周而復始，輪了幾次，未央生與舊例之外，增個新例出來，叫做“三分一統”，分睡了三夜，定要合睡一夜；合睡了一夜，又依舊輪睡三夜。使她姊妹三人，有共體連形之樂。自添新例之後，就設一張寬榻，做一個五尺的高長枕，縫一條八幅的大被。每到合睡之夜，教她姊妹三人並頭而臥，自己的身子再不著席，只在三人身上滾來滾去。滾到那一個身上，興高起來，就在那一個乾起。喜得三個婦人的色量都還不高，多者不過一二百抽，少者還不上百餘抽，就要丟了。中間的丟過一次，就要輪著左邊的，左邊的丟過一次，就好輪著右邊的。只消一二更天完了正事，其餘多的工夫，就好摩弄溫柔，咀嚐香味了。

一日，香雲與瑞珠、瑞玉在背後商量道：“我們三個把這等一個神仙，一件寶貝，放在身邊受用，可謂僥倖之極。只是一件，從來的好事多魔，須要在得意之時，預防失意之事，不可被外人知覺，唇播開來，使他立腳不住，就不妥了。”瑞珠道：“我家屋宇深沉，沒有閒雜人進來。房中的事，外面那裡曉得。就是自己的官家，也只許在二門外伺候，不容他進來就是。所怕者是一個婦人，萬一被她知道，我們的好事就做不成了。”

香雲道：“是那一個？”瑞珠道：“就是晨姑。你曉得，她性子是好淫不過的，雖然守寡，哪一時一刻不想男人？況且那日去燒香，她看見磕頭也瘋顛起來，就像要跪下去，與他回拜的一般。只是不好做出。及至回來，又極口讚他標致，還說可惜不認得他。若曉得他姓名住處，定然放他不過。你說那愛慕的人，若曉得被我們藏在家中作樂，豈有不懷忌妒，暗算我們之理？一經她暗算，我們就有不測之禍，豈但好事做不得？”香雲道：“說的有理，果然她是個好淫的人，這事不可不慮。”瑞珠道：“我起先怕丫鬟洩漏，如今有書笥塞了口，料想不肯傳說出去。只怕她親來看見。她往常過來的時節，不響不動，就鑽進房來。那雙眼睛，就像偷油的老鼠，東張西望，就像有人瞞她做事一般。如今倒要防備，第一著，實吩咐那些個丫鬟，叫她們在兩邊交界處輪班看著，一見她過來，就要做個暗號，或咳嗽或叫喚，我們就好藏人；第二著，要算一個藏人之處，使她撞不著、尋不出就是了。”

瑞玉道：“藏在那一處好？”三個人交相酌議，有說躲在門背後的，有說伏在床底下的，瑞珠道：“這都不是算計。她那雙賊眼，好不厲害，豈有門背後及床底下藏人不被她搜出之理。”想了一會，忽然看見一隻篾箱，是收藏古畫的，有六尺長、二尺闊、三尺深，外面是一層竹絲，裡面是一層薄板。瑞珠看了，指著道：“此物甚妙，又不大不小，將裡面古畫搬出，可以睡得一人。到要緊時節，把人藏在裡面，她那裡知道。所慮者是氣悶不過，只要把裡面薄板掀去兩塊，就不妨了。”香雲與瑞玉道：“果然絕妙。”主意定了，就吩咐丫鬟叫她輪班打聽，又把篾箱裡面掀去兩塊薄板，吩咐未央生，叫他見有婦人來就睡在裡面去，不可響動。自從設計之後，果然有幾次過來，被丫鬟做了暗號，未央生忙躲進去，一毫也看不出。

偶然一日，那三個姊妹合該有事。在未央生匣內拾著一本冊子，揭開一看，見有許多婦人的名字，美貌分等第，後列批評，都是未央生的親筆。就問道：“這冊子是幾時造的？要它何用？”未央生道：“就是我寓在廟中之時，一邊看見，一邊登記的。要待造完之後，選幾個玉筍門生出來，好做公門性交，不時去澆灌她，培植她的意思。”三個問道：“那玉筍門生如今有了不成？”未央生道：“就是三位。”三個笑道：“不信我們就當得這樣品題。”未央生道：“不必多疑。” 就把三個人的等第批評查出來，指與她們看。三人細細看了一遍，大家一齊得意起來。只有香雲，見他的批語比兩人略減些，歡喜之中，不十分滿足。還虧得他未雨綢繆，怕香雲看見，預先在兩圈之上，加了一圈，把一等提做特等，所以香雲看了，見他雖有詳略之分，實無高下之別，故不以為意。

及看到後面，又有“玄色女子”一名，批評的話竟與瑞珠、瑞玉不相上下。三人見了，

不覺驚駭，一齊問道：“這一位佳人，這等標致，是甚麼人家的？” 未央生道：“就是那一日同二位進來的，怎麼就忘了？”瑞珠瑞玉聽了，不覺大笑道：“這等說，就是那個老東西了。她是何等年紀，何等面貌，竟與我們三人一齊考起特等來？有這樣無賽的事。”香雲道：“這等說，我們考法都不足為榮，反足為辱了，這樣的批評要它做甚麼，不如塗抹了罷。”未央生要暴白原情，把“一人有福，帶系滿屋”的話，說與她們聽。奈何三個門生一齊鼓譟起來，竟不容主司開口。瑞珠瑞玉道：“雲姐的話極講的是，我們一概除名，讓那老門生獨占鰲頭罷了。”瑞珠就提起筆來，把三個人的名字、批評一齊抹去，後面批一筆道：淮陰齒幼，絳灌年尊，不敢雁行，謹當遜位。

批過之後，就對未央生道：“這一位玉筍門生還喜得不遠，那旁門裡面是走得過的，請去澆灌她，我們三個不勞你培植了。”

未央生見他動了公憤，不好措辯，只得低頭下氣，隨她們驅逐，只是不理。直待她們氣平之後，方才說出原情，是推你們的屋鳥之愛，要尋她做個介紹，好與列位相處，所以奉承她幾句，其實不是公道批評，列位不要過責。三人聽了，方才釋了公憤。未央生就於釋憤之後，賣笑求歡。自己先脫去衣服，睡在床上，等三人次第寬衣。正要爬在床上去，不想守門丫鬟咳嗽一聲。三人知是暗號，就流水穿起衣服來，留香雲在裡面藏人，瑞珠瑞玉連忙出去招接。未央生的衣服脫得最早，堆在女衣下面，尋不出來。及至眾人穿完，撿出來時又穿不及，只得精赤條條爬進箱去。

且說花晨走到中堂，見了瑞珠瑞玉，看她兩個面容大有驚慌之色，心內疑惑起來，知道這三個人必有良之事了，就要闖盡臥房，察她動靜。誰想她已把活跳的春宮，鎖在箱子裡去了。花晨走到房中，故意喝彩她道：“好幾日不來，一發擺列的整齊了。”就到床前床後走了一次。連櫥櫃裡面都去搜檢一番，並不見一毫形跡。只說是自己生疑，其實沒有相干。遂坐下與三人共說閒話。不料，這事到底做不完全，弄來弄去，依舊露出馬腳來。起先，她三人聽見咳嗽，大家慌了，只有工夫穿衣服，開書箱，急把窩藏的人塞得進去，就完得一樁事。不慮那一本冊子丟案頭，不曾收拾。直到說話之際，方才看見。正要去取，誰知花晨眼快，一把就捏在手中。三個人慌了手腳，一齊去奪，那里奪得過來。

香雲知道不能奪來，就先放手，故意對瑞珠瑞玉道：“不過是路上拾得一本殘書，送與晨姑拿去罷了，搶它做甚麼。”兩人一齊放手，花晨道：“既蒙雲姐見賜，待我揭開張它一張，看是甚麼書。”就把身子立開，與她三人隔了一丈多路，揭開一看，看見“廣

收春色”四個字，只說是本春意圖。急急翻到後面，先看人物，後看標題，才曉得其中意味。誰想翻來复去不見一幅春宮，都是批評的語，方才曉得是個多情才子品評佳人的冊籍，比春意還好看。就把一概批評細細看去，看到一個名為“玄色佳人”，後面批語竟像為她寫照的一般，就不禁動起心來。暗想這冊子莫非就是廟中相遇的人做出來的不成？就翻轉到前面去看題頭，只見有“某時某日遇國色三人”的話，寫在名字之前。再把“銀紅”、“藕色”的字眼想了一會，就知道是她無疑了。及至看到“淮陰齒幼，絳灌年尊”的一行批語，認得是瑞珠的筆跡，就放下臉來，把冊子藏入袖中，故意嘆道：“當初造字的蒼頡，真是聖人。”

香雲道：“怎見得？”花晨道：“他造的字，再沒有一個字沒解說的。譬如姦淫的‘姦’字，是三個‘女’字合起來，即如你們三個女子住在一處，做出姦淫的事來一般。難道還不曉得蒼頡造字的妙處？”瑞珠瑞玉道：“我們住在一處，並不曾做出甚麼事來。這話從那裡說起？”花晨道：“你們既不曾做，這冊子是哪裡來的？”香雲道：“是我過來的時節，在路上拾得的。”花晨道：“你不要騙我。我如今只問造冊的人現在哪裡？好好抬出來，萬事幹休。若還不說，我就寫一封書，把這冊子封在裡面，寄與你們的丈夫，叫他們回來同你們說話就是了。”

三人見她詞色不佳，不好與她相抗，只是推說這冊真是拾來的，那裡曉得造冊的人姓張姓李，住在何方。花晨一面盤問，一面東看西看，心上想道，別處都相過了，只有這只畫箱不曾檢驗。往常是開著的，為甚麼忽然鎖了？其中必有原故，就說道：“這事你們既不肯抬，只得暫時免究，待改日再審。只是你這箱子裡有幾軸古畫，可開出來待我看看。”瑞珠道：“鑰匙不知放在哪裡，這幾日尚尋不著，待尋著時開出畫來送與姑娘看。”花晨道：“這等，不難。我家鑰匙甚多，可以開得的。”吩咐丫鬟去取。不上一刻，取了幾百把來。花晨接到手，就去開箱。她三人就像死人一般，又不好嗔，又不好攔阻，只得憑她去開。心上還妄想她鑰匙湊不著，開不來。誰想她不用第二把，頭一把就開著了。揭起蓋子一看，只見一個雪白男子睡在裡面，腿上橫著一根肉棒槌，軟到極處，尚且令觀者吃驚。不知他堅硬起來更作何狀。花晨見了如此奇貨可觀，豈有不居之理，就不忍驚動他，依舊放下箱蓋，把原鎖鎖了，對著三人發作道：“你們做的好事。這男子是幾時弄進來？每人睡過幾十夜？好好招出來，如若不招，我就要驚官動府，叫丫鬟去知會鄰舍，說拿住姦夫，先叫他進來驗一驗，好連箱抬去送官。”

香雲與瑞珠瑞玉驚得面如土色，只得走到背後去商量道：“她的說話是狠意，我們若不理她，她就要弄假成真了。如今我們該走過去調停她，把這個男子放出來，公用就是了。

”遂一齊走到花晨面前道：“這樁好事，原不該偏背姑娘。如今自知理虧，不敢巧辯，只求姑娘海涵。就把箱中之物送出來請罪就是了。”花晨道：“請罪之法，該甚麼樣道理？倒要請呀！”香雲道：“不瞞姑娘說，我們三人三股均分，如今也把姑娘派上一份。”花晨大笑道：“好個請罪的法子，你們把人藏在家中，不知睡了多少日子，到如今敗露出來，方才搭我一份。難道從前睡過的，都不消追究了？”瑞珠道：“據姑娘的意思，要怎麼樣？”花晨道：“若要私休，只除非叫他跟我回去，隨我作樂，睡睡幾時，補了以前的欠數。然後把他交付出來，與你們一個一夜，重新睡起。這還可以使得。不然，只有官休之法，拼得打破飯鍋，大家不吃就是了。有甚麼別說？”瑞玉道：“這等，也要說個數目。或是三夜，或是五夜，就放他過來便好。”花晨道：“這個數目定不得，等我帶他回去審問一番，說你們三個睡過多少夜數，我就要也睡多少夜數，然後交出來。”三個聽了內心暗想，未央生愛我三人，未必肯說真話，或者少說幾夜也不可知。就一齊應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他只來得一兩夜，你竟帶回去，審問他就是了。”

三個定議之後，就要開了箱子，放未央生出來，好隨她過去。花晨怕他要逃走，就對三人道：“日間走過去，要被家人看見，不妙。我今有個妙法，連這鎖也不消開，只說這一箱古畫原是我家的，叫幾個官家進來，連這箱連人抬了過去就是了。”說了這一句，不等他們回复，就吩咐丫鬟去叫官家。不多時，四個官家一齊喚到，把畫箱撮上肩頭，抬了飛走。可憐這三個姊妹，就像送棺材的孝婦一般，心上悲悲切切，只不好啼哭出來。不但捨不得這幅活春宮被人連箱劫去，還怕箱中之人被淫婦幹死，有路過去，無路回來。只因書箱這件東西與棺材無異，恐怕是不詳之兆也。

評曰：看廟中相遇一回，疑是花晨之好事在瑞珠瑞玉之先，而評花晨數語，即穿珠之線，引玉之磚也。孰意作者之心與造物之心無異，別有一種安排，決不肯由人計較，以最易得之人，反出最難得之人之後，亦可謂奇之極、幻之至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